

王蒙著

王蒙文学十讲

王蒙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王
蒙
著

王蒙文学十讲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蒙文学十讲/王蒙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9. 8

ISBN978-7-5321-3447-2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文学研究-世界

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9334 号

责任编辑: 吕 晨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王蒙文学十讲

王 蒙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128,000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447-2/I · 2623 定价: 1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886520

目 录

第一讲/风云际会 雄武沧桑	1
第二讲/情系人生 天长地久	9
第三讲/炎凉世态 悲惨世界	21
第四讲/文学的喜悦	30
第五讲/忏悔救赎 劝善惩恶	36
第六讲/艰难痛苦 欲无不成	42
第七讲/益智明心 哲理禅趣	47
第八讲/四海八夷 出神入化	55
精神追求 上下求索	60
第九讲/人性剖析 入木三分	62
嬉笑怒骂 荒谬绝伦	67
第十讲/言语通天 鬼神风雨	69
直观感动 虚拟回忆	73
共鸣未界 沉音受用	75

附录:

文艺与异端

——在北京大学第二届书法研究生班上的演讲	85
小说漫谈	104
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	112

青春万岁	119
陌生的夜的眼	125
当你拿起笔.....	140

第一讲^{*}

风云际会 雄武沧桑

大家好,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“文学的启迪”,就是文学究竟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、什么样的帮助。当然,文学是多种多样的,因人而异,不同的人对文学也会有不同的期待,启迪的话题可以有多种讲法。那么我呢,就十四个方面的启迪来谈一谈。现在我想谈的,就是该怎样从文学当中了解历史。我起了一个题目叫:风云际会,雄武沧桑。

我们可以回想一下,我们对于历史的许多了解,一部分当然来自于历史课程和正规的历史书,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,并不是从正规的历史教科书里得到的,而是从文学作品当中得到的。比如说《三国演义》,认真地看过陈寿的《三国志》的人很少,但是知道《三国演义》、听过评书、看过京戏的人非常多。甚至当你发现《三国演义》里有些事情与真实的历史不相符合的时候——例如周瑜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年轻人,他的年龄其实比诸葛亮还大,曹操也很可能并非那样奸诈——你会觉得非常遗憾。你会觉得,不是演义应该与历史符合,反

^{*} 《王蒙文学十讲》系根据作者于2007年11月26—27日为上海艺术人文频道录制的讲演内容整理。

过来,你会希望历史与演义符合。

比如说岳飞,真正读过岳飞传记及相关历史书的人非常少,但是知道《精忠岳传》、《说岳全传》的人很多,这是一个事实。什么岳飞出生时他母亲梦到大鹏鸟啊,婴儿时遇到洪水乘瓮逃命啊,岳母刺字啊,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多半是从通俗小说中而不是从正史中读到的。这说明什么呢?这说明历史故事、历史演义、历史传说是文学的起源之一,尤其在中国是这样。在中国,大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,原来都是民间的历史演义。欧洲不太一样,欧洲对历史的文学化更多地表现为史诗。

还有一点,在最开始的时候,历史专家与小说家、诗人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分野,历史与文学不是分得非常清楚的。最明显的就是《史记》,它写得太生动了,太戏剧化了。比如“鸿门宴”,比如说“张良学艺”,比如说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,它们那么有戏剧性,那么个性化,那么有吸引力,那么多光彩夺目的细节,语言又是那样地生动,就会让你觉得,它是文学!严格的历史其实要枯燥得多。有时候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历史,和你纯粹从历史上了解到的一个时期的政治权力、经济发展、民族与人群的盛衰、朝代的兴亡还不太一样,它更多地让你体会到人在历史中的激情,人在历史中的遭遇,人在历史中的命运。

《史记》里我最爱读的部分,并不是别人评价最高的那些章节,而是最不重要的章节,虽然不重要,却让我非常地感动。其中就有那个《范雎蔡泽列传》。范雎在魏国,跟着须贾到齐国去出差。齐王听说范雎口才特别好,就给他送了点礼物,送了十斤黄金,还有些酒肉之类的。这事被须贾知道了,回到魏国一汇报呢,立刻把范雎判为里通外国,把他打了一顿,肋条骨也打折了。然后范雎就装死,大家把他扔到厕所里头,还把尿尿到他所谓的尸体上,来惩戒那些里通外国的人。

但是范雎呢，跑到了秦国，以张禄的名义，在秦国当了宰相。过了十几年之后，须贾被派到秦国去求和，因为秦国太强大了。这个时候范雎穿得破破烂烂，大冬天，来到了招待所，来到了宾馆，来见须贾。须贾一见，哎，说这不是范叔嘛——称他为叔，可能他年龄大一点——说你怎么潦倒到这个地步了呢，穿得破破烂烂的。其中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话特别使我感动。他说了什么话呢？须贾说：“范叔固无恙乎？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“无恙”这个词，一说到“无恙”我就特别感动。“别来无恙”，从字面上来看，就是你别来没出什么事，或者说没生什么大病，你还没得癌！可是这个话听来特别有感情。与你说“一向可好？”或者说“Are you still OK？”那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一说“范叔固无恙乎？”你就会觉得：哎呀，只有老朋友才能这样说！然后范雎就假装说，我现在是打工的。须贾说你太可怜了，你不在这里活动活动？范雎就说，我还活动什么呀，我都到这地步了，还有什么好活动的！须贾说，你大冬天的连衣服都没有啊？就把自己穿的一件终袍（终是一种绸缎，没有什么光泽，在北京你也可以买到用终做的小棉袄）给了范雎，范雎就穿上了。以下就不细说了。后来发现秦国的张禄宰相就是范雎，须贾就爬在地下，说只求速死，说我不是人，我做的都是坏事。范雎说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杀一百次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看在你给我终袍这个面子上头，饶你不死；快滚回去，要魏齐的头。魏齐就是当年把范雎定性为里通外国，命人把他往死里打，完了往他身上尿尿的那个人。

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故事总会有一种力量，让你感觉到，在历史当中，除了那些大的事件以外，个人的命运也会有这样戏剧性的变化，也会这样引人注意。

《三国演义》相对来说，精彩，但是我不感动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

认为,我总觉得《三国演义》让人感动落泪的地方比较少,你净看一个比一个精,一个比一个奸,所以动情比较少。但是《三国演义》里有一个地方,也让我感动,与“无恙”这两个字也有关系,就是华容道。赤壁之战,曹操败北。那里有一条小路,估计曹操一定要从那里逃,就派关公在那里把守,但是曹操对关公曾经有恩。曹操一听前面关公拉出队伍来了,就说,既到此处,只得决一死战!众将说,人现在还有劲,马已经没有力气了,没法打这个仗。然后程昱——曹操手下的一个谋士——说我知道关公这个人啊,讲义气,你跟他说去!于是曹操就过去了,纵马向前,欠身谓云长曰:将军别来无恙!又是“无恙”两个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字对我有一种魔力,我每次看到这儿,都很感动。关公一开始的时候说我已经报答过你了,早就报答过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曹操又说:过五关斩六将之事,还曾记否?大丈夫信义为重!哎,曹操讲他的道理。关云长心中不忍,把马头勒回,就把曹操给放了。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并没有依据,但在文学作品里,这就是把历史文学化的一个杰作。还有一处感动,就是刘备托孤。这个刘备太损,他托孤的时候说,我这个阿斗啊不成样子,如果他有希望,你诸葛亮可以帮助他,如果没有希望,你可以取而代之。诸葛亮在底下只有叩头的份,说我绝对不能做那种不道德的事情。不忠于自己的君主,还要取而代之,他绝无这样的思想。看到这儿,我总是有点感动。

当然,还有很多历史人物在文学当中都成了脍炙人口的人物。除了中国以外,我举一个例子——意大利有一部非常著名的长篇小说《斯巴达克斯》。斯巴达克斯是率领罗马奴隶起义的一个英雄、一个好汉,但是最后他失败了。虽然马克思也讲过斯巴达克斯,恩格斯也讲过斯巴达克斯,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文学作品,我们对斯巴达克斯的了解,还是非常有限的,有了这部小说就不一样了。

刚才我讲过中国的岳飞,我们也是通过民间的故事了解他的。文天祥的事迹我们都知道,但是文天祥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影响,有今天这样一个威望,与他自己的诗与相关的文学作品是分不开的,因为我们在他的诗里头,看到了那种历史的激情。文天祥的诗叫《正气歌》,他说: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……时穷节乃见,一一垂丹青。”人是顶天立地的,囊括宇宙,通达八方,这诗表现出来这样一种气魄。那么岳飞呢,除了有《精忠岳传》以外,还有《满江红》词,这是文学。当然,后来还有歌。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,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……”这些大家都知道,我不仔细说了。他的这个《满江红》,脍炙人口,为人所传诵。有些学者考证,说岳飞的这个《满江红》是伪作,是托作,是别人替他作的。我的看法是,如果是别人替他作的——在中国常有这种事,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——这个人的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要表达岳飞的这种思想感情。如果这是一个伪作的话,那么这个人伪得太棒了。是不是啊?他居然能够把岳飞的思想感情写出来。“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”谁还写得出这样的句子?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……驾长车,踏破贺兰山阙。”哎呀,这样一种激情呀!谁能够写得出来?有谁能比这个伪作写得更像岳飞?所以,如果它是岳飞之作,那么值得我们赞美,值得我们钦佩;如果不是岳飞之作,是后来的文人托岳飞之名而作的,那么我们也可以说,他是代岳飞表达了当时的一个抗金英雄的那种气魄,那种胸怀,那种献身的精神。

所以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、重要人物,都与文学有关系。如果没有文学,人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历史参与精神,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历史性的献身精神。你读了很多与历史有关的文学作品以后,也会想在

历史里头起点作用,想做点事,也想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成为一朵浪花,发出一声声响。所以我说这是“风云际会,雄武沧桑”呢,就是说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有历史的魅力,是对你的一种驱动,让你关心历史、参与历史,而且希望自己在历史当中能够有一些作为,能够有一些奉献。

还有“沧桑”,“沧桑”是什么意思呢?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事件、任何一个人物,在发生、存在的过程当中,是何等地激动人心,是何等地惊心动魄,是何等地雷霆万钧,让人何等地热血沸腾!是不是啊?看完岳飞的词,如果你身处在南宋时代,你也会产生出为宋朝朝廷献身的这样一种愿望的。如果你看完了《斯巴达克斯》,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奴隶争取自由的斗争有多么伟大,斯巴达克斯这样的人有多么伟大,完全将个人的生死得失置之度外。但是呢,历史的事件并不是永远在那里重复的,很快就会过去,我们有个说法,叫“昨天已经古老”。当这些事件过去以后,你又会以相对平静的心情,比较超脱的心情,在那儿加以回味,加以咀嚼,有所追忆,有所怀念,也有所慨叹。

但是这是文学里面的历史,并不是真正的历史,而文学中的历史都是什么呢?都是故事。我非常欣赏汉语里面“故事”这个词,“故”就是过去的、过往的、老旧的,“故事”就是过往之事、已经过去之事。但是英语里的 story 没有已经发生、过往的意思。在报新闻的时候,先报个标题,然后底下是 the story is……就是说,新闻里发生的事也叫 story。可是汉语里叫“故事”,故事给人的感觉又不一样,和我刚才说的激动人心的、热血沸腾的情况又不一样。当我们读这些历史故事、文学作品的时候,它们往往给我们一种沧桑感。沧桑是一种很高级的感觉,它是一种超脱,也是一种智慧。站在更高的地方,以一个更远的东西,一个更长久的、更永恒的和更开阔的视野来做背景,从更长的时间与更开阔的空间的坐标上来看历史,就有了沧桑感。

比如说,同样也是我们人人都会背诵的,苏东坡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它说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”“一时”,就是那个时刻,现在已经没有啦,现在到赤壁去怀古,已经没有什么豪杰了。当然,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,说是苏轼写的那个赤壁呀,他还弄错了,不是那个真正发生战争的赤壁。赤壁有好几个,中国地方也大,重名的也多。但是苏轼当时有这种感慨,所以他最后说什么呢?“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。”因为面对历史,你只能够慨叹一番啊!

关于这样的沧桑感呢,我还愿意举一个例子,那就是《三国演义》开头的一首词《临江仙》,后人还给这首词写了歌,是谷建芬作的曲,还作得挺好。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,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,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”嘿,这样一种心态呀,也不坏。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是这样,你该激动的时候要激动,该平静的时候又需要平静。用王国维的话来说,就是你既要“入乎其内”,又要“出乎其外”。历史的火焰一燃烧,你能体验到它的热度,这是入乎其内。然后“一壶浊酒喜相逢,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”,弄一碗酒,一边喝着,一边议论着,也不过一番笑谈而已,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这样的话你会更清醒,你会拉开点距离,而你对历史的一些评论呢,也很可能比你保持距离的时候更准确。你还能从中学到一点东西,学到一点经验教训。所以我想,历史在文学当中所传递给我们的这样一种“风云际会,雄武沧桑”之感,丰富了我们的认知,也丰富了我们的情感。这里边包含着历史英雄主义、历史参与冲动、历史献身精神,同时也有对于往事的慨叹,俱往矣的悲凉,旁观者——或者用鲁迅的说法,叫做“看

客”——的与我无关的超脱心态。(鲁迅是很批判国人的“看客”心态的,他针对的是国人缺乏责任感与使命意识的一面,我这里讲的是另外一回事。)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。

第二讲

情系人生 天长地久

好,今天我们讲文学与感情,所谓“情系人生,天长地久”。我之前讲过,历史、传说、故事里边的人物是文学的一个起源,另外,文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,就是来自民间的,与感情有关,尤其是与爱情有关的一些民谣、诗歌、故事等等。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事实。爱情就是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,尤其是民间文学,几乎都离不开男女之情。早在两千几百年以前,孔夫子担任责任编辑的《诗经》里面,就有我们人人都熟悉的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,辗转反侧”。非常自然,非常合理。这边有窈窕的淑女,那边君子就认为那是我理想的对象;求之不得,他就会失眠,就会辗转反侧。而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条件,没有那么多的镇静剂呀,催眠药呀,他没有,所以他就只有唱这些歌,通过流传这些歌谣来表达自己的感情。

我在新疆的时候,一到冬天,那些马车夫半夜里都到矿里面去拉煤,用的是马车。这些马车夫经常是在半夜里头——夜里一两点——喝了一通酒,然后开始唱。唱什么呢?就是:“你的眼睛多美丽呀,你把我的心都烧成烤肉串啦,啊,我昼夜想念着你呀!”表达这样一种感情。这种感情你是压制不住的。但中国的封建道德呀,问题相当大!

它往往使你不es敢表达这种感情。我们连“爱情”这个词都没有，“五四”以后才慢慢地有这个词的，等会儿我们再讨论和它有关的问题。几乎唯一的一条出路，就是在文学作品里，在诗歌当中，在戏剧当中，在很有限的一些小说当中，对爱情有所表现，半合法半不合法地——因为那些跟爱情有关的诗歌、戏剧，往往都不能算作很正经的文学，都处在一种半合法半非法的状态上，大张旗鼓地来讨论、来表达是不可以的。但是我又经常思考一个问题，一方面文学表达了爱情，另一方面，文学也造就了爱情、成全了爱情。我甚至愿意说一句极端一点的话：没有文学，就没有爱情。
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文学，仍然会有男女间相互的需要，但是没有文学的话，这种男女之间的事呀，就好像水平太低了。低到什么程度呢？低到我不好意思在这里说了。如果没有文学，男女之事不就接近于配种站里的事情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大家可以想一想。

《红楼梦》里头，一个贾宝玉，一个薛蟠，这两人都是公子哥，处境差不多，两人毛病也都差不多，都是娇、骄、霸道、任性、养尊处优的。我就不详细说了。但是为什么贾宝玉看着就比薛蟠好得多呢？薛蟠的那些毛病贾宝玉都有，但是宝玉没打死过人，这倒是，他不爱打架，体力也差，这也有关系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贾宝玉他懂文学，他能写诗。他搬进大观园以后能写出好几首诗，来描写大观园里头的女孩子们的生活。而薛蟠的诗是什么情形呢？薛蟠的诗完全属于恶搞的诗！属于低级下流的诗！他的诗是：“女儿愁，绣房钻出个大马猴”，“女儿乐，一根鸡巴往里戳”。薛蟠显然是低俗的恶少，而宝玉是多情的公子，所以他们的情况就不一样。是文学使得人们的爱情得到了升华，使爱情可以审美化，也使得人们高尚起来，高雅起来，变得不那么赤裸裸，而是非常浪漫，非常美丽。

我看《阿 Q 正传》，最遗憾的就是阿 Q 向吴妈求爱失败。其实，我看看去，阿 Q 和吴妈还是比较合适的，至少比跟小尼姑合适得多吧。对小尼姑，阿 Q 完全是欺负人，那是很糟糕的，很要不得的。阿 Q 他为什么失败呢？他没有基本的文学修养。他到了吴妈那里，啪，跪下了：“吴妈，我和你困觉。”这不像话呀！这完全属于性骚扰啊！是不是啊？相反的，如果阿 Q 多多少少会两首诗，一见吴妈，背一首徐志摩的诗：

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
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——
你不必讶异，
更无须欢喜——
在转瞬间便消灭了踪影。
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
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方向；
你记得也好，
最好你忘掉，
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！

你们想想，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，而吴妈呢，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，那他们很可能就有很好的前途。所以文学改变了情感的性质，也改变了命运。在中国不能很露骨地谈论“爱情”，在中国的文学里，只有“情”，不加“爱”字，就叫“情”。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词，比如说贾宝玉是“情种”。在《牡丹亭》的前言里面就说：如丽娘者，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说杜丽娘是“有情人”。怎么知道她是“有情人”呢？因为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。不知所起，也就是情是不可以分析的，你不能

说是由于三个原因或者四个原因而产生了“情”，比如说，我爱他，由于他身高一米八。是吧？！我爱她，是因为她的三围的比例很好。这哪叫情啊？这成裁缝了，专门给量身材了。情是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“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情是什么呢？情能够比生死更重要，情能够超越生死。啊，这是文学，这话说得太让人激动了，太强烈了。而欧洲的最有代表性的爱情著作《罗密欧与茱丽叶》要表达的恰恰也是这种超越生死的爱，以生和死为代价的爱情。但是《牡丹亭》呢，是为了这个情，我可以死，然后情至之处，死可以生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从医学案例上来考虑，也不是说太平间里头停着具尸首，由于他的爱人来了，忽然一下子蹦起来了。这种案例是没有的。《牡丹亭》表达的是一种情感。中国正是在对于爱情的禁忌与压迫之下，出现过一些非常美好、非常醇厚的爱情诗、爱情戏剧、爱情小说。比如陆游，是个爱国诗人，与他的表妹唐婉的爱情受到了他母亲的破坏，所以他与唐婉有情人不能在一块儿，最后，他在绍兴的沈园——这个沈园现在还在啊——见到了唐婉，就吟出了千古的名作——《钗头凤》：

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官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杯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！错！错！

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悵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，莫，莫！

这样一种情感，实在是令人在几百年以后仍然非常地感慨，也可以说是非常地悲哀。我好多年以前去看了恢复后的沈园，绍兴人说这个沈园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就是从园林建筑的角度上来说，还有一些